

## 石鼓文詩句「四介既簡」試解

徐寶貴

「四介既簡」此句出自《石鼓文·田車》。王昶《金石萃編》釋文、潘迪《石鼓文音訓》並誤釋此句為「避衆既簡」。潘氏解「簡」為「選也」。

「四介」二字，郭沫若說：「二字頗漶漫，然諦索可辨，《詩·清人》『駟介旁旁』。」<sup>1</sup>郭說甚是。

案古文獻「四」、「駟」相通。《詩·小雅·四牡》：「四牡騤騤」，《儀禮·既夕禮》：「玄纁束馬兩」賈公彥疏引《詩》作「駟牡騤騤」。《左傳·定公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四」，《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引作「宋公子地有白馬駟」。《詩·大雅·大明》：「駟騶彭彭」，《公羊傳·隱公元年》：「贖者何？喪事有贖，贖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徐彥疏引作「四騶彭彭」。《詩·秦風·駟驥》：「駟驥孔阜」，《說文·馬部》「驥」字下引作「四驥孔阜」。《禮記·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孔穎達疏：「而駟伐者，駟當為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尚書·牧誓》：「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字正作「四伐」。以上文獻可證「四介」即「駟介」。

《說文》：「駟，一乘也。」《玉篇》：「駟，四馬一乘也。」古代車獨轅，一車多駕四匹馬，為兩服兩驂。靠車轅的兩匹馬叫服，在兩服外邊的兩匹邊馬叫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竹簡二百多枚，主要記載用於葬儀的車馬兵甲。有一簡記載：「鄒牧之驥為左驂，高鄒之駟(驥)為左驂(服)，大首之子駟為右驂，鄒牧之驥為右驂」。<sup>2</sup>可見「服」之本字作「驂」，典籍作「服」乃用假借字。「兩服」分為「左服」、「右服」；「兩驂」分為「左驂」、「右驂」。《詩·小雅·車攻》：「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兩驂」即左右「兩服」外邊的左右兩匹邊馬。《石鼓文·田車》：「左驂旛旛，右驂驥驥」的「左驂」、「右驂」與曾侯乙墓竹簡的「左驂」、「右驂」即《小雅·車攻》的「兩驂」。這「兩服」與「兩驂」，合言之則如《詩》之「四馬」、「四牡」、「四騶」、「四黃」，《石鼓文》亦作「四馬」、「四轅」等。這「兩服」與「兩驂」被甲則稱作「駟介」。

1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與《祖楚文考釋》同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10月，頁二十九上(總頁77)。

2 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頁12。

了。如：《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毛傳》：「介，甲也。」《鄭箋》：「駟，四馬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駟介百乘，徒兵千。」杜預注：「駟介，四馬被甲。」

簡，从竹間聲。這個字在此詩句中本當作「間」；但因《石鼓文》喜用繁字，所以使用了从竹間聲的「簡」字。這猶如《石鼓文·作原》：「亞箬其華」，「亞箬」，本應作「亞若」，（王國維說：「亞箬即猗儺、沃若之轉。《衛風》云：『桑之未落，其桑[案是葉之誤]沃若。』猶《小雅》云：『隰桑有阿，其葉有儺』也。此鼓云：『亞箬其華』，猶《檜風》云：『猗儺其華』也。《小雅》云：『六轡沃若』，『沃若』亦狀其柔，與『亞箬』均為『阿儺』之轉矣。」<sup>3</sup>吳廣需說：「亞通沃，箬通若。」<sup>4</sup>但卻用从竹若聲的「箬」字代「若」。《石鼓文·汧沔》「其籓氏鮮」的「籓」字本應作「監」，（有碧落碑的「盜」寫作「監」，《古文四聲韻》引《籓韻》作「監」。金文秦公鐘、秦公罇銘文作「監」，均不从竹，可為之證。）但因《石鼓文》為使筆畫繁茂，所以又在此字上復加竹旁。以上事實，可以證明《石鼓文》使用从竹的這幾個字，只是為了取其筆畫繁茂，其所从之竹與詩意無涉。有人從該字所从的竹旁附會其說，造成不少誤解，這是不可取的。大量的古文獻、古代銘刻已經證明：有些字在其文句中不能按其本義去解釋，只有破讀，按假借義去解釋，才能使前後文義順暢，才能符合文辭的原意。否則總扞格難通。《石鼓文》此「簡」字也是如此。

「間」音義與「閑」通。《詩·魏風·十畝之間》：「桑者間間兮」，陸德明《釋文》：「間間，音閑，本作閑。」《爾雅·釋訓》：「宴宴，粲粲，尼居息也」，郭璞注：「近處優閒」，陸德明《釋文》：「間，音閑，今作閑。」《莊子·逍遙游》：「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郭象注：「足於身，故閒於世也」，陸德明《釋文》：「閒，音閑，本亦作閑。」《莊子·則陽》：「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陸德明《釋文》：「閒，音閑，本作閑。」有「習」意的「閑」也作「閒」。《詩·小雅·六月》：「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既佶且閑」，《文選·東京賦》作「既佶且閒」，薛綜注：「閒，習也。」以上皆「閒」通「閑」之證。

「簡」，从竹「間」聲，因此也通「閒」、「閑」。郝懿行《爾雅義疏》：「『簡』，通作『閒』。《尚書大傳》云：『閒尾倍其身』，鄭注：『閒，大也。』又通作『簡』。《文選·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又通作『簡』。《詩·簡兮》《釋文》云：『簡或作簡』，是皆以聲為義也。」

「簡」既與「閒」、「閑」通，因此也可讀為有「習」意的「閑」。「簡」是見紐元部字，「閑」是匣紐元部字，<sup>5</sup>二字為見、匣旁紐雙聲，元部疊韻，故可通假。猶如「見」字在古代既可作

3 《王國維遺書·觀堂別集·明拓石鼓文跋》，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9月影印1940年商務印書館本，卷二，頁十八下。

4 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12月，頁203。

5 古音依唐作藩《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爲「謁見」、「看見」、「見識」的「見」字。又可作爲「顯現」、「出現」的「現」字。當作爲「謁見」、「看見」、「見識」的「見」字時，是見紐元部字；當作爲「顯現」、「出現」的「現」字時，就成了匣紐元部字了。「簡」字的用法與此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還可以從聲調上來分析、證明。《石鼓文·田車》首章是這樣的：

田車孔安，鑿勒馬＝，四介既簡。  
左驂旛＝，右驂驥＝，吾以躋于原。

此章共六句，句句押韻。這個「簡」字正位於韻腳，與前後幾句的句尾字即韻腳上的「安」、「馬」、「旛」、「驥」、「原」等元部字相押。而「安」、「馬」、「旛」、「原」都是平聲字，此可證「簡」字亦應讀爲平聲，而「閑」字正是平聲字。唐作藩先生說：「《詩經》時代的聲調是個甚麼樣子，有多少調類？音韻學家還有不同的看法。但從《詩經》押韻來看，當時肯定是有聲調的。如上舉《周南·關雎》的例子，第一章以『鳩、洲、逑』、第二章前四句以『流、求』爲韻，都是平聲字；第三章前四句以『采、友』爲韻，都是上聲字，第二章後四句以『得、服、側』爲韻，都是入聲字。這不是偶然的，而且說明《詩經》時代的聲調和南北朝時代的四聲，還有某些共同的地方，有歷史的繼承關係。」<sup>6</sup>唐先生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石鼓文》的聲調情況應和《詩經》的聲調情況是相同的。《石鼓文·田車》首章的「簡」與「驥」和其它幾句的「安」、「馬」、「旛」、「原」等字的聲調應是一致的，都應讀平聲。而且古代破讀多在聲調上，「簡」字聲調爲上聲，假借爲「閑」字後，則變讀爲平聲。因此，從聲調上也可以證明「簡」字當讀爲平聲有「習」意的「閑」字。

其實在古文獻上也確實有把「簡」字用作有「習」意的「閑」字的例證，《國語·吳語》：「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韋昭注：「簡，習也。」此句與《戰國策·燕策二》：「閑於兵甲，習於戰攻」語意相同。這是釋「簡」爲有「習」意的「閑」字的有力證據。

根據上文的考證，《石鼓文·田車》「四介既簡」應讀爲「駟介既閑」，就是《詩·秦風·駟驥》的「四馬既閑」，《毛傳》：「閑，習也。」「駟介既閑」，大意爲四匹駕車被甲馬的步伐已經很熟習。《石鼓文》這句詩和《詩·秦風·駟驥》這句詩，幾乎完全相同。《石鼓文》不只是這句與《詩》相同，而其所用之詞、句式、詩句相同的是非常多的。如：

石鼓文

《詩經》

鯉鯉處之(沂沔)

魚麗于雷，鯉鯉(《小雅·魚麗》)

6 唐作藩《學點音韻學》，《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4年6月，頁282—283。

- 君子漁之(汧沔)  
其魚佳可  
佳鱖佳鯉(汧沔)
- 可以棄之  
佳楊及柳(汧沔)  
又鱈又鮪(汧沔)  
雷雨□□(雷雨)  
盈漑濟濟(雷雨)  
萋萋□□(雷雨)  
于水一方(雷雨)  
徒馭湯湯(雷雨)
- 或陰或陽(雷雨)  
其奔其敵(雷雨)  
弓矢孔庶(而師)
- 滔滔是貳(而師)  
小大具□(而師)  
帥皮阪□(作原)
- 爲卅里(三十里)(作原)  
餓餓直罟(作原)
- 柞械其□(作原)  
祈祈鳴□(作原)  
亞箬其華(作原)  
爲所旂斃(作原)  
吾水既清  
吾道既平  
嘉樹則里  
天子永靈(吾水)  
害不余□(吾水)
- 君子宜之(《小雅·裳裳者華》)  
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小雅·斯干》)  
其釣維何  
維魴及鱖(《小雅·采綠》)  
何以贈之(《秦風·渭陽》)  
維筍及蒲(《大雅·韓奕》)  
有條有梅(《秦風·終南》)  
零雨其濛(《豳風·東山》)  
載穫濟濟(《周頌·載芟》)  
卉木萋萋(《小雅·出車》)  
在水一方(《秦風·蒹葭》)  
徒御不驚(《小雅·車攻》)  
江漢湯湯(《大雅·江漢》)  
或獻或酢(《大雅·行葦》)  
其追其貊(《大雅·韓奕》)  
弓矢既調(《小雅·車攻》)  
我事孔庶(《小雅·小明》)  
武夫滔滔(《大雅·江漢》)  
小大近喪(《大雅·蕩》)  
率彼中陵(《小雅·沔水》)  
瞻彼阪田(《小雅·正月》)  
于三十里(《小雅·六月》)  
秩秩大猷(《小雅·巧言》，《說文》引作「載載大猷」、「趨趨大猷」。)  
柞械斯拔(《大雅·皇矣》)  
興雨祈祈(《小雅·大田》)  
猗儺其華(《檜風·隰有萋楚》)  
慎爾優游(《小雅·白駒》)  
原隰既平  
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小雅·黍苗》)  
何不日鼓瑟(《唐風·山有樞》)

吾車既工	我車既攻
吾馬既同	我馬既同
吾車既好	田車既好
吾馬既駘(車工)	四牡孔阜(《小雅·車攻》)
田車孔安	戎車既安
鑿勒馬馬	如輕如軒
四介既簡	四牡既佶
左驂旛旛	既佶且閑
右驂驩驩	薄伐玁狁
吾以濟于原(田車)	至于太原(《小雅·六月》)
	肇革冲冲(《小雅·蓼蕭》)
	寢成孔安(《商頌·殷武》)
其越又旃(田車)	其大有顛(《小雅·六月》)
君子直樂(田車)	君子攸寧(《小雅·斯干》)
□弓孔碩(鑾車)	辰牡孔碩(《秦風·駟驥》)
四馬其寫(鑾車)	四馬既閑(《秦風·駟驥》)
六轡驚□(鑾車)	六轡沃若(《小雅·皇皇者華》)
原溼陰陽(鑾車)	相其陰陽
	度其隰原(《大雅·公劉》)
趁趁奔馬(鑾車)	嘽嘽駱馬(《小雅·四牡》,《說文》引作「彳彳駱馬」)
迂□如虎(鑾車)	有力如虎(《邶風·簡兮》)
朝夕敬□(吳人)	朝夕從事(《小雅·北山》)
載西載北(吳人)	載飛載鳴(《小雅·菁菁者莪》)
中囿孔□	王在靈囿
麀鹿□□(吳人)	麀鹿攸伏(《大雅·靈臺》)
	麀鹿麇麇(《小雅·吉日》)
犝犝角弓(車工)	駢駢角弓(《小雅·角弓》)

以上這些例子，說明了《石鼓文》和《詩經》所用的詞、句式、詩句相同的極多，這也是證明《石鼓文·田車》「四介既簡」讀為「駟介既閑」，即《詩·秦風·駟驥》「四馬既閑」的一個旁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On the Expression *Ssu-chieh chi chien*

(A Summary)

Xu Baogui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expression *Ssu-chieh chi chien* 四介既簡 which appears in the T'ien-chü 田車 poem of the Stone Drum Inscriptions. 四介 has a variant reading of 駟介 in Ode 79. The line 既佶且閑 in Ode 177 has a variant reading of 既佶且閑 in "Tung-ching fu" 東京賦 in the *Wen-hsián* 文選. This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 閑 and the character 閑 are interchangeable. Thus the character 簡, with the 竹 radical, is similar in sound and meaning as 閑. This can further be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line 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 in the *Kuo-yü* 國語 bear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line 閑於兵甲，習於戰攻 in the *Chan-kuo ts'e* 戰國策.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四介既簡 should be read as 駟介既閑. Both expressions, then,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line 四馬既閑 in Ode 12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